

CHINA

陈源斌 · 万家诉讼
刘震云 · 一地鸡毛
曹桂林 · 北京人在纽约
刘醒龙 · 凤凰琴

小说月报

方 方 · 桃花灿烂
池 莉 · 你是一条河
毕淑敏 · 女人之约
冯骥才 · 炮打双灯

第5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

小说月报编辑部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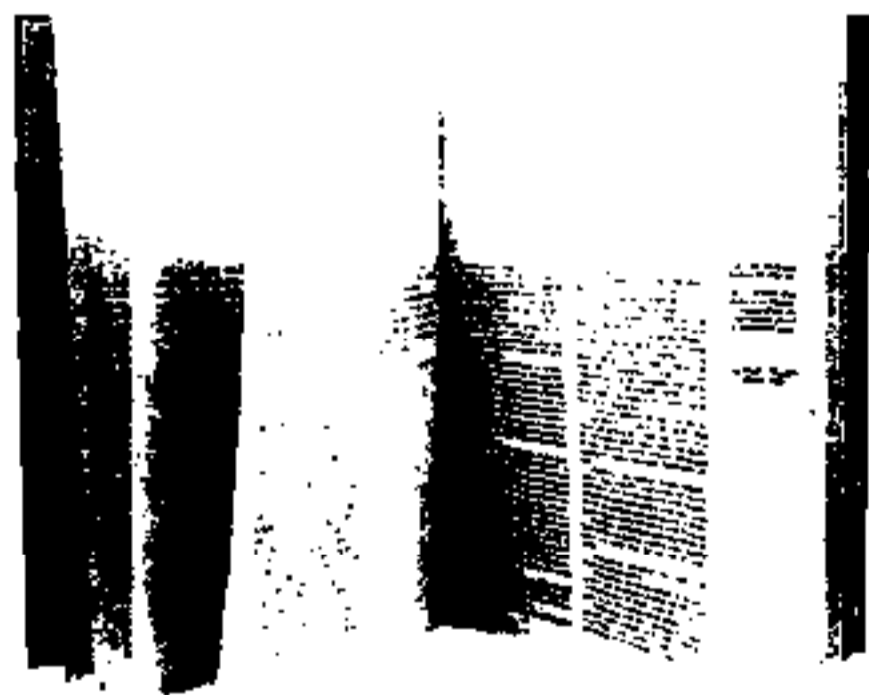
池 莉 · 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
铁 凝 · 孕妇和牛
谭文峰 · 扶贫纪事
方 方 · 纸婚年
王奎山 · 画家和他的孙女
汤祥龙 · 夫妻获奖

CHINA

小说月报

第5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

小说月报编辑部编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小说月报》第五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 / 《小说月报》编辑部编. —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1

ISBN 7-5306-3111-X

I. 小… II. 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②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75235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

邮编: 300020

e-mail: bhpubl@publicl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 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※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.32 印张 22 插页 2 字数 492 千字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

印数: 18001 - 23000 册

定价: 29.00 元

CHINA

小说月报

第五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

目录

中篇小说

陈源斌小传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5 | 万家诉讼 | 陈源斌 |
| 42 | 关于《万家诉讼》 | 陈源斌 |

刘震云小传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|-----|
| 49 | 一地鸡毛 | 刘震云 |
| 104 | 磨损与丧失 | 刘震云 |

曹桂林小传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|--------|
| 109 | 北京人在纽约 | [美]曹桂林 |
|-----|--------|--------|

CHINA

小说月报

第五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

目录

刘醒龙小传

- 289 凤凰琴 刘醒龙
- 352 留下青翠的草木 刘醒龙

方方小传

- 357 桃花灿烂 方 方
- 443 只言片语 方 方

池莉小传

- 447 你是一条河 池 莉
- 532 让真善美显露出光芒 池 莉

短篇小说

毕淑敏小传

- 539 女人之约 毕淑敏

CHINA

小說月報

第五屆百花獎獲獎作品集

目 录

中 國 小 說

陈源斌小传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5 | 万家诉讼 | 陈源斌 |
| 42 | 关于《万家诉讼》 | 陈源斌 |

刘震云小传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|-----|
| 49 | 一地鸡毛 | 刘震云 |
| 104 | 磨损与丧失 | 刘震云 |

曹桂林小传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|--------|
| 109 | 北京人在纽约 | [美]曹桂林 |
|-----|--------|--------|

小鏡月報

第五屆百花獎獲獎作品集

目 录

方方小传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|-----|
| 669 | 紙婚年 | 方 方 |
| 681 | 略談短篇小說 | 方 方 |

微型小說

王奎山小傳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687 | 畫家和他的孫女 | 王奎山 |
| 689 | 實話實說 | 王奎山 |

湯祥龍小傳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|-----|
| 693 | 夫妻獲獎 | 湯祥龍 |
| 695 | 面對上帝 | 湯祥龍 |

- | | | |
|-----|-----|--|
| 698 | 編後語 | |
|-----|-----|--|

CHINA

中篇小说

李劫人

CHINA



陈源斌小传

陈源斌，男，1955年12月出生，安徽省天长市人。毕业于北京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大学。曾任知青、县邮局职员、兼职律师、省邮电管理局政治部干部、省文联编辑、专业作家、省文学院院长、市委副书记、全国人大代表等，现系安徽省文联党组成员、一级作家、安徽师范大学兼职教授。

1980年发表小说作品，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迄今已出版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《千秋万岁》、《陈源斌小说代表作》、《天惊维扬》、《天河》等22部，约500万字。曾在中国台湾出版小说集《秋菊打官司》（繁体字版），另在罗马、柏林等地出版中短篇小说集《陈源斌小说选》（英文版）、《秋菊打官司》（意大利文版）、《陈源斌小说集》（法文版）和《万家诉讼》（德文版）。

小说《安乐世界》获1984—1988年《青年文学》奖，《一案九罪》获1989—1993年《青年文学》奖和1990年《萌芽》奖，《天行》获1990—1991年《上海文学》奖，《仇杀·杀仇》获1989—1993年《青年文学》奖，《北撤河东》获1992年首届《莽原》奖，《万家诉讼》获1991年首届《中国作家》奖、1992年安徽省文联创作奖、1993年《女友》当代十佳小说作家奖、1991—1992年《小说月报》第五届百花奖。此外，曾获安徽省政府颁发的1993年首届安徽文学奖和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1995年庄重文文学奖。

其中篇小说《万家诉讼》被改拍为电影《秋菊打官司》，中篇小说《杀人有罪》被改编为长篇电视连续剧。

CHINA

万家诉讼

陈源斌

太阳好起来了。何碧秋拿牙锄剝挑在麦田里的塘泥，剝完最后一墒了。她听说丈夫被打，将手上拾掇拾掇，回家看过伤势，转来找村长。

村长家在村东头。也不过两进排厢，一个院子。屋瓦是小瓦，屋墙是青砖实砌，院墙也是青砖实砌。门槛是用青石做的。院子里一口水井，上面一棚落光叶子的葡萄架。对面一地盆花都是枯枝杆儿，拴着一条狗。何碧秋绕过那狗，看见村长坐堂屋里呷酒。她说：“你打了他，现在旁证也有了，医生诊断也有了，是个什么说法呢？”村长一哼：“说法？”何碧秋说：“你打他，踢他胸口，倒罢了。你还踢他下身，这是要人命，不该有个说法？”村长慢慢举杯，何碧秋说：“那你就别怪我了。”

村长问：“你怎么我？”何碧秋说：“请政府讲理。”村长笑道：“我打他又不为私。我是村长，政府不帮我，下次听谁吆喝这村的事？”何碧秋说：“只怕是如意算盘。”村长说：“好。到乡里的路你认得吧：过了摆渡口，再走一二十里，就是了。也辛苦你了。”何碧秋见他张狂，便不再啰嗦，回头收拾动身。

走了一里多路，到摆渡口了。望见岸边等渡的人已跳在船上。船工弯腰解桩上的缆绳，听见声音，虚抓绳头，等着。等

何碧秋上船,说:“站稳咧。”收了绳子,换竹篙将船缓缓撑进一片白水里去。

过渡的这几个人或站或坐,都袖着手,东西放在舱里。这些人七嘴八舌让船工说,船工笑道:“你们是想东北方向的路快修好了,不坐我的船了吧?”又说:“不过是土公路,大半截又在人家地盘,一个弯儿绕十万八千里,仍不如走渡口节省。”这些人议论道:“我们王桥村,亘古就属安徽,只因造了这座水库,把路都隔断了,反被江苏抱在怀里。出个门,比登天还难,还不如划归江苏省呢。”说了一阵,船工目光瞥见何碧秋,问:“这位面生呀?”有认得的便替她说:“她就是万家的。”船工明白了:“怪不得你脸上有事,是你要告王长柱吧?老话讲居家莫讼,怎就到了这一步?”

何碧秋说:“村长管一村人,就像一大家子,当家的管下人,打,骂,都可以的。可他要人的命,就不合体统了。这又罢了,我登门问,他连个说法都没有。”船工听着点头:“这是他王长柱不对了。”

说话间,船身摇晃起来。船已近库汉中央,脸上觉有东西蹭擦。在岸上是很平静的,到这儿有风了。那风贴水而起,逐渐大起来,风也变冷了,刺得面皮绷紧。风搅得库水涌动,浪花乱翻开来。船工说:“有水便生风,有风便有浪,过了这段深涧,会平静的。”把竹篙收好,拽出双桨来摇。风扯出了响声,脚下舱板不停颠荡。人嘴里的词儿倏地少了,只有零星儿句,声腔不很匀足。憋一口气,慢慢散出去,把一颗心徐徐放落。桨急船紧,风势果然过了,却早近这边岸来。船渐行渐稳,船工收了桨,再换篙撑起来。

这些人扯起原先的话头。船工道:“我说:在娘家青枝绿



叶，嫁人后面黄肌瘦。不提它倒也罢了，一提它泪水直流。”猜了一阵，猜不准。看何碧秋脸上心事，疑想是她。船工说：“努。”将手举起。众人看他手中的竹篙，水淋淋的，不觉恍然，又有些不解瘾。这时船已傍岸，说笑几句，跳下船，各自赶路。

乡里不是原先模样了。多了一条细沙路，路边挨排栽着树，边上净是住户，放足眼光才从这头望到那头。住户的房子三层两层一层高矮不等。何碧秋从一座大门口望见一幢六层楼，以为是乡政府，进门问了，却是乡办工厂。转弯抹角，到一个僻静处，才找准了。见乡政府比早先添加了两排平房。她进一个门，说几句，有人把她领到西头一间，说：“这是李公安员，你不妨跟他细说。”

李公安员小四十年纪，眉眼平常，辨认不准忠厚奸滑。见他正捧着一只凹腰茶杯看报，此时转头迎过来说：“王长柱？他是托你捎信让我去喝酒吧？你回去说，他要不改酒桌上的蛮气，我再也不去。”何碧秋说：“我是来告他的。”李公安员诧异道：“哦？”看过旁证，看过医生诊断，皱眉说：“怎么是区医院证明？还是外省的？”何碧秋说：“我们王桥，往本省的路都被水隔住，只好去江苏呀。”

把前前后后说了一遍，李公安员听罢，收好旁证和诊断书，看看手表，说：“食堂开饭了，你在这吃吧。”何碧秋说：“不客气。”李公安员说：“不是我请客。我可以帮你买饭菜票，食堂里碗筷现成，能借用的。”何碧秋说：“不了。我一路过来，看见不少饭店。”李公安员说：“饭店里的饭菜，斩人呢。”何碧秋说：“我问过两家面食摊，一碗面条五毛六毛，贵



也贵不到哪里去。”李公安员便站起身来：“我下午有个会。明天我去处理这件事，你在家等着别走。”

第二天傍中午，何碧秋见李公安员一路向这边问过来，迎上去问候道：“累您了。您是走来的？”李公安员说：“骑自行车。”何碧秋问：“从新土路绕过来的？”李公安员说：“那太远了。我车技好，这一路田埂都敢骑。只是过了摆渡，来你们村全是上坡，我推到半腰，觉得不划算，又返回去，车子交请船工代看，一来二去，刚走到这里。”何碧秋惊讶道：“你还没见过村长？”李公安员说：“我到你家看看，这就去。”

进屋看过伤势，转向村长家来。狗跳闹得凶，村长赶来喝住，连喊：“坐！坐！”一扭头看见何碧秋，不喊了，脸沉下来。

李公安员自去坐了，让村长与何碧秋坐，两人都不坐。李公安员坐在板凳上说：“旁证、医院证明我都看了，我还看了伤势。这件事，是你办错了。”村长发毛说：“我错了？我是为自己吗？上面布置成片栽油菜，各户都通了，就他家不通。百十亩油菜夹他家一块小麦，看着像头上的疤痢。验收组下来，还没进村，看见这种场景，把分扣了，打个不及格，还限期改进。我要他补栽油菜，说了一遍，两遍，三遍，不听！用嘴不行了，不用脚用甚？”李公安员笑着说：“其实你仍然用嘴好。”村长说：“是该用嘴，我恨不得拿牙咬他！”李公安员敛色道：“无论怎么说，你打人，还打伤了，这就是你的错了。”村长瞅他道：“这句话是你个人还是代表乡里说的？”李公安员不答，转脸对何碧秋说：“这样，你暂先回避一下，别走远了。”

在外面等了一会儿，李公安员出来跟她商量：“医药费

由村里报销，另给些调养费和误工补贴，这部分由他私人和村里各出一半，怎样？”何碧秋说：“这一来，人不把我看扁了？我并不是要钱，只要他有个说法。”李公安员又协商说：“他人一向蛮气，又是村长，面子是第一要紧的呀。”何碧秋问：“那没说法了？”李公安员想了一想，解释说：“医药费、调养费和误工补贴由村里和他私人拿，就证明事情的你对他错，岂不正是个说法吗？”何碧秋细想在理，应下来。

回到屋里，李公安员说：“事情就这样。不算处理，叫调解、搭桥，都行。你们依我呢，我照老例在村里吃饭；不依呢，我饿肚子走回去。”在村里吃罢饭，李公安员来跟何碧秋打声招呼，又劝说几句，回乡里去了。

这边丈夫在床上问：“刚刚两次进屋的，是谁？”何碧秋说：“乡里的李公安员。我告下村长了。”丈夫急道：“你拧过他？”何碧秋说：“李公安员敲定我对他错了。”又把医药费、调养费和误工补贴的事说了，“下午他付了钱，岂不正是个说法？”

到后晌，何碧秋转了去，狗在院子里吼叫，村长喝它，声腔里有些味道。何碧秋说：“发票带来了，收条也打了。”村长问：“总数多少？”对了数字，村长掏出一叠崭新票面，用指头捻开，数一遍，再数一遍。何碧秋想等他先递过票子，再还回去说“算了，事情也就这样了”，没容她这话出口，却见村长随手一扬，将票子撒落到地上。

何碧秋呆问道：“这是干嘛？”村长拿腔道：“给你钱呀！”何碧秋说：“你打了他，不给个说法，又来污糟我！”村长说：“我是为你好，其中有个道理的。”

村长顿了顿，缓缓道：“我仍是村长，仍管着这块地皮上的三长两短，仍不免要憋住气作践你万家。地上的票子一共三十张，你捡一张低一次头，算总共朝我低头认错三十下，一切恩怨都免了。”

这般说完，又催促她弯腰捡票子。何碧秋气愤道：“上午怎么说的？”村长反问：“我上午说了吗？”何碧秋说：“并没听你一句驳词！”村长笑道：“你当我软了？李公安员过库爬埂来一趟不容易，我是给他面子。再说，这钱也不是公私各半，都是村上的。”何碧秋怔了怔，踩着地上的票子就往回走。

回家坐在床边说了，丈夫说：“我说拧不过他。”何碧秋说：“你怎不早说？”丈夫说：“我不晓得。”何碧秋啐道：“你现在晓得了呀？”丈夫叹气：“都撕破脸了。”何碧秋愣了半晌：“这个理不扳平，今后没法活。”丈夫愁道：“告不倒他，怎办？”何碧秋咬牙道：“我带足盘缠，就住在那里！”两口子在床上翻了一夜。

睡到天亮起床，梳洗了，踩着一地银霜，过渡口来到乡里。李公安员门锁着，向别人打听，说上县开会，三两天不定回来。何碧秋站了一会儿，慢慢想到前天见面，李公安员漏说到曾和村长同过酒桌，直疑心两人头天做好了圈套，诱她去钻。左想右想，只有上县里告这一条路可走了。

从乡里搭上进城班车，下了车，满地的人。地上的霜已化尽了，出了冬日里少见的暖阳。车站几间旧房子看着眼生。旅客都不在站里避风，在站前空地上挤成一团。空地由一遭栅栏围着，各有一宽一窄的缺口，让人和车进出。她站住让胀胀的脑子松动了，慢慢辨认准东南西北，这才挤出栅

